

科普文学

大山燃起飞机梦 (组诗)

■ 陈伦双

一张报纸
折成了一架纸飞机
屋檐下飞
它落在了地坝
阳台上飞
它落在了公路
爬上后雁山
只轻轻一甩
它落到了仁河对岸
站得高望得远
梦上上蓝天

二

那是一个春天
人山人海围起巴掌大的天
好多人是晌午没吃去看稀奇
只见广场燃起柴堆冒起烟子
直升飞机像仙女一样从山边飘来
无奈尘土飞扬,司机看不清方向
对讲机直呼:“往河坝飞!”
上万人如万马奔腾般向河坝跑
红线拉在百米开外
飞机像个大大的“羊丁丁”(蜻蜓)
城口人第一次开了眼界

三

重庆直辖,“鸟瞰”来了



像一只大鸟在空中盘旋
山山水水收进摄像机的眼
“重庆卫视”播了城口画面
城口知名度上升呈直线

四

春风吹绿大巴山
城开高速如火如荼建
渝西高铁定为东西线
东西线皆过城口段
全国脱贫先进
乡村振兴试点
新时代大奋战
飞机梦能否圆?

五

“蜀道”真可“上青天”
那是巴山星火、川陕界梁
那是九重花岭、神田草原

那是巴山湖、青龙峡、黄安坝
那是鸡鸣寺、两扇门、一线天
看,巴山夜雨涨秋池
看,霜叶红于二月花
看,白云深处有人家
看,稻花香里说丰年
养在深闺的美景
恍然发现在眼前

六

建党一百周年
市里加快“十四五”发展
民航拟布局一批机场
发布七个建设点
城口榜上有名
喜极而泣,眺望
大山一日平地起
扶摇直上九万里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人民检察院)

月光

■ 谢子清

小时候住在乡村
日子显得特别坚硬
中秋节是象征性的
没有月饼
也没有花灯
只有一万亩熟透的月光
盛开在群山之巅
如同沉寂下来的稻浪
等待收割与捡拾
偶尔幸运的话
农忙恰好擦肩而过
桌上躺着半壶包谷烤的烧酒
粗犷中带着辛辣
像极了我的父亲和母亲
酒后反复咀嚼的那些故事
比桂花还香甜

雨季

■ 朵耶梅

夜鸟不会明白一个人
站在天桥下面大声痛哭
尽管车水马龙,行人无数
雨,扰扰纷纷
哭声,穿透雨滴
行人、沉睡者耳朵里的声音
这个在天桥下放声大哭的年轻人
还有比夜更为雾霾的东西吗
我也有莫名的伤感
当雨季滑落,当
另一面镜子里堆满乌云
而面对生活的另一部分
我只能借一面墙扶起自己
——摁回哭声

雪痕花印

■ 方华

那么多的冷色渲染
爱的世界就成了一片冰天雪地
一遍遍地涂刷记忆
站在风中的人用沉默对话山的苍白
而时间的哭泣是擦不去的
以及那远去的足迹
被深深伤害的春天
绽裂的伤口如花
已经无法捂住这快意的疼痛
鲜血四溅

电源应急车

■ 王行水

车类中的现代夸父
一生一世追逐太阳
胸中藏着一团火焰
光天化日之下
从不轻易拿出示人
时刻保持着一级战备
飞驰到指定岗位静候
无论风雨无论寒暑
也撼动不了他的坚守
有他威风凛凛的存在

黑暗难以靠近
人声鼎沸处总是欢歌笑语
他是光明的使者
智者千虑亦恐一失
乘人不备时黑魔逮住机会
也可能登堂入室成功
他就会紧急发动

放射出内心的阳光
瞬间将黑暗驱除
大多数时候他沉默是金
缄口不言也其乐融融
他一旦发声就是雄鸡高唱
远远近近的天都亮了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寒冬腊月不出门,围着火塘笑开颜。这是儿时的顺口溜,也是我那时的生活写照。

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一间火塘屋,我家的火塘屋是靠土墙的那间。在火塘中间架上过冬前就准备好的枯树桩或木头疙瘩,抓一把枯草引火,火塘便燃起了红通通火光,把本是显得有些昏暗的火塘屋照映得通透明亮。火塘带来的不仅是屋子的温暖,还有烤在火塘里的洋芋和红薯。洋芋和红薯是平时在锅里常见的食物,说吃腻了,一点也不夸张。事情说来就有那么奇怪,洋芋和红薯埋在火塘里烤出来的味,与从锅里煮出来的或炒出来的味,真有天壤之别,那独特的清香味能让人流口水。这时蹲在火塘边,用木棍或火钳将埋在火塘灰里的洋芋和红薯掏出,放在火塘边上凉一凉,然后拍掉它们表面的木灰,瞪大两眼,轻轻剥掉洋芋和红薯表面烤得皱巴巴的皮子。皮子自是不会扔掉的,虽然它被烤得皱巴巴,但色泽



围火塘

■ 周康平

焦黄,有的还带有斑斑点点的糖色,实在诱人。将洋芋和红薯在土碗里蘸上干辣椒粉,然后猛咬一口,香味和干辣味直透心窝。

吃火塘里的烤洋芋和红薯,只是严冬里的一道常规节目,不是孩子们心里真正期盼的。悬挂在火塘之上、屋梁之下的烤得黄灿灿的腊肉,才是孩子们的内心所求。只是,没有母亲的同意,家里没人敢拿火塘上的一块腊肉煮来吃。我人小,对挂在火塘上的那些腊肉,看多了就没什么想法了。三哥他们就不一样了,他们在母亲面前叽里咕噜的不知念叨过多少次,母亲却置之不理,说过年家里要来不少三亲六戚,这些腊肉必须要等到过年时才能吃。掐指一算,过年还有二十来天,这让天天望着

腊肉却吃不到一口的三哥他们度日如年。一天晚上,围坐在火塘边的三哥站起来,忍不住对母亲提出了质问,被母亲否定得一塌糊涂。三哥把眼光转向我另几个哥哥姐姐,以为他们会与他一起讨要。那几个哥哥姐姐也想吃腊肉,但他们哪敢与母亲作对?坐在火塘边上抽着叶子烟的父亲抬头瞟了一眼母亲,对我们说,“既然你们妈妈不同意,娃儿们就忍一下嘛,反正就快过年了。”父亲这话,让三哥他们的表情顿时如霜打的茄子。我也彻底不想什么了,心想,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,看来家里是吃不到一片肉、喝不到一口肉汤了。

完全没想到的是,火塘上的铁吊钩本来吊着茶壶,突然换成了大鼎罐。只

要一看到这大鼎罐,家里的人都会明白有炖肉吃了!但是,我没闻到腊肉的气味。三哥揭开鼎罐盖子,飘出来的真不是腊肉味,但确实有肉香味,是猪骨炖萝卜,骨头上有不少没剔干净的瘦肉。可那时我们只喜欢吃肥肉。猪骨头是母亲在天不亮就顶着风雪到集市上买的,最便宜。母亲嘴上对我们虽严,其实她已是尽最大的能力来满足我们这些孩子吃肉的需求了。猪骨炖的时间越长,隐藏其间的骨髓油便被炖了出来,溢满在鼎罐里,飘出的香味直往房梁上蹿。悬挂在鼎罐上方的腊肉,好像是被鼎罐里炖的骨头萝卜汤给吸引了似的,炖着炖着,一股股腊肉香就融入了鼎罐里,以至于在喝萝卜骨头汤时,三哥忍不住叫:“好香,这汤里有腊肉!”

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不知不觉,火塘便退出了我们的生活舞台。窗明几净的小楼,取代了世代居住的土墙瓦屋,屋里再也没有了烟熏火燎的火塘模样。